說文理董後編

理董後編卷五

宋鄭漁仲六書略討論下

（論諧聲之惑）曰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从止凡沚芷齒耻之類从止武从戈从亡从戈以見義从亡以見聲古文歌舞之舞作翌振撫之撫作𢼊廡廡之廡作庑於古並从亡於今並从無而無於篆文亦从亡則武之从亡又何疑焉若曰武欲見止戈則古之武有作戊者又有作𢧢者戊之前垂象執戈揚盾之義𢧢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友戊爲戊己之戊戠

為襲敵之襲則戎事之武專用武也若曰武有止戈之義又
何必曰偃武乎止之與止易得相紊左氏所見止之譌也武
於六書為諧聲武戈類也武之从止亦猶戰之从單戮之从
翏戢之从咠戣之从癸皆聲之諧也
古人挨辭成章偶舉一解可以資一時之談論往往有之孔子
云惟天為大天含大字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旁人字春秋傳
云三人為衆衆含㐺字止戈為武同此例也人言未必皆信而
信从人言臣又未必皆取而取从臣又士口未必皆吉而吉从

吉士曰、音成章不必皆十、而音十爲章、武未必爲止戈用、而説爲止戈同此意也、自古嘉兵不祥、即武字生其辭致、以着用武之不可不慎、文章之波瀾也、即以此説武字、不爲穿鑿、而鄭氏必欲改舊文而别造武字、先儒從無如此任臆者、按古之武字甚多、武乙酉父乙彝、武虞敦、武師袁敦、武敔敦武周穆王鼎武齊侯鎛鐘、武盄和鐘、武武武太官壺、古文篆共十武武榮碑頌、武武俱曹全碑武武俱景北海碑陰武北海相景君銘、武韓勑兩側題銘武尹宙碑

⿹弋亾 孔宙碑陰 ⿹弋亾 馮緄碑陰 漢隸共十、此二十字俱不篆作亾、則鄭氏自篆之耳、左氏全不篆也、又說文與解字、義例各別、止戈說文、戚武解字、由解字義說曰偃武、於說文之止戈無妨也、如人言成信、臨文不妨曰人言不可信、謂偃武而病止戈、猶人言不信而病及信字也、詩曰履帝武敏、禮曰堂上接武、皆就趾足起義、又冠之下垂為武、亦下體義、玉篇戰字古文作止幵、止干也、與止戈同義、則武字之从止不从亾、斷斷無疑者也、謂止亾文易篆、而證以𢀖歧庀無四字、又以武聲近之謂武必从亾、豈

不曰氏氐文易褻以神祇蚳蛭之从氏而指聲近之祗敬蝭蚳必从氏可乎不可乎豈不曰己巳文易褻以枸杞纂芑之从己而指聲近之起蚣从巳必从己可乎不可乎謂武是戈類而倒以戰戮戢戳之从戈者同是諧聲謂武亦當諧聲豈不曰某是果木類倒以桃李柿柰之从木同是諧聲某當亦諧聲可乎不可乎且武亦非戈類戍亦非武字戳亦非龔字一一棊之都成㦏懂然自鄭氏悍然造字繼此而戴侗造[seal-script character]字而蔑[seal-script character]造[seal-script character]字而蔑[seal-script character]周伯琦造[seal-script character]字而斥[seal-script character]造

庯字而斤庯、後來之誼籀接踵起矣、
又禮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置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
从且、音狙祖無且義、又曰、荆者侀也、若荆之从井、而有侀之義、
則邢也、阱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
畐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
商章也、秋之為揫、春之為蠢、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識諧
聲、
謂置姐从且聲、姑且之且徂祖別諧聲、是也、因此而彈禮記、非也、蓋

且字文形不一通用不一上古祖字且从之增成且為俎者說文之說也變成且者宜所从也而後人唯用且其讀有則古切子余切淺也切等音也說文所由成則且即祖字增示而義更顯說从几二增夂成俎而義更顯解字之義則祖為始廟薦祖道祖祭義俎為俎豆用為辭語則有始且義挨文而就己議論則有祖者且也之論三者之例不同今鄭氏牽挨文於解字而云祖無且義已犯文害辭之弊而況指六書諧聲以較論哉其不識辭體甚矣謂邢阱耕非刑義例及刑之非例謂輻副幅之

非福義列及富之非福則醉猝捽悴無聚義而易云萃聚也亦非耶郊狡皎佼無教義而孟子之校者教也亦非耶周易孟子以及禮篇皆不識諧聲獨鄭氏識之豈有他哉一說訓詁解字一牽入六書諧聲譬於謝超宗家欲索鳳毛覩之而不得而言鳳毛之誑人也

論象形之惑曰左氏曰反正為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其形焉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是相反也反正為乏其義在此

或曰反正為丏丏蔽矢短墻也正以受矢丏以蔽矢是相反

也此亦反正為之之義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止之正邪用琅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為假借之書也

新喻鐘 籀文 俱是字省成一 古文

寅簋 伯啟卣 古文 皆正字一二皆上也上所止為正君子大居正也正月正鵠由此引申何言正無義乎广之广象張布正無此象何言正象形乎蔵矣者受而蔵之也何言受與蔵相反乎蔽矣之之一名容亦作賍與㝉同容蔵之意之可通用而非匽之正義也豈反正之義乎壅蔽之丏與正文大異短墻

蔽矣舊儒無此訓豈得言反正為丐乎故正自有正義而裹自有裹字裹義不煩借他而用也

韓子曰自營為厶音私厶非自營之義也厶於篆文作ᘓ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ᘓ與了敵了者交脛之端也故ᘓ勢下垂了狀槌上並是象形之文故自營之厶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為假借之書

[glyph] [glyph] 皆古ᘓ字 [glyph] 道德經私字 [glyph] 名公尊公字 二字从之从心

故有自營為私之義矣然造出男子勢形之ᘓ又不音私而音

自古之人稱男根曰陰曰陽曰牡曰勢曰朘無呼鳥者呼之自販徒隸卒始見於紙筆自稗官小說始乜字自唐始倒與也又作乣與羅篤通用非倒了之乙也鄭氏取無稽小說之字奉販徒隸卒之言以此上參聖人制字儒先六書象形之說是何識見了从子無左右訓為尥謂左右無所依其行尥掉也並非脛之骨而訓尥也故乙鳥與卩鄭氏創造下垂植上之二形千古聖賢必不从千古以下之人而假借也

疊字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宜祭器也从晶音精象積肉

之形。疊與豐同意。豐亦俎豆之行也。揚雄以疊為古理官決

皋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為不識象形者也。

何用識奇字之多乎。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

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艸象艸木益滋上

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或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

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違六書之義，況

他人乎。

宜字古文作⊖、三⊙亦可。說重疊書云宜於冢土。詩云來燕來求

宜其有享意同是訓以安與燕之訓安同意鄭氏此說不爲無因然器非音精宜非祭器不可杜撰以佐其說也亦不得據是以斥揚子古者或有折獄之訓緯書多坼字而說三日得宜得祥刑義所以示誡揚子據而說之亦刑者侀也之比豈有子雲而不知◎是古肉字者乎譏之爲不識象形者過也能以其强力故引申作才能出以滋生浸上故引申作出進二義皆解字非說文鄭氏自立用字借假科例反以爲先儒惑於假借者過也

論一二之所生曰凡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从之、非者違之、其同乎許氏者、因畫成文、文必有說、因文成字、字必有解、其異乎許氏者、每篇總文字之成而、證以六書之義、故曰六書證篇、然許氏多虛言、證篇惟實義、許氏所說多滯於死、證篇所說、獨得其生、蓋許氏之義、著於簡書而不能離簡書、故謂之死、證篇之義、舍簡書之陳迹、能飛行走動不滯一隅、故謂之生、今舉一二之義、為說文之首篇者、可以見矣、說文於一則曰、唯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

物故於一之類則生元生天生丕生吏然元从上丕从地吏
从又皆非一也惟天从一證篇於一則曰一數也又象地之
形又象貫物之狀在上為一故生天生百在中為貫故生毌
生毌在下為地故生旦生丕為貫為地者無音以無所麗則
復為一矣是以無音說文於丄則曰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
也故於上之類則生帝生旁生下然帝本象形旁則形兼聲
下非从上偶而與上偶證篇於上則曰二音貳又音上殺上
者為上殺下者為下在物之中者象編連之形在物之上下

者象覆載之位故於二則生竺生丠於上元生生帝於下則生兩、音鎮生麗於中則生冊生再於上下則生亞生亙在中在上下者無音以自不能成體必有所麗是以無音此臣所作證篇之旨也

許君說文之所由成解訓詁之義題曰說文解字、其例分、曰文曰字、通用不拘、其例合、鄭氏文與字、各有其界、其例分、說文與訓詁混并、其例合、此體例之兩違者也、然六書造字之本、訓詁乃臨文用字之義、理宜分、文字不妨通稱、理宜合、鄭之不及許

一也。許兼古文籀篆字不嫌重、記諸儒之說語不嫌煩、鄭氏多據後世之字而畧古文、憑一己之見而斥他說、旨又相反、然古文賴以傳、儒先之說賴以存、鄭之不及許二也、許意惟在收括諸字、立部多寡、無關輕重、故隨一時連牽而成、而其从部收字之例有三、一者義可从、二者形可从、三者形義因此而轉、則可从、从義者、福祿之从示、旁之从二也、形可从者、屏層不與屍屠義合、而同尸形、故收之、轉者、下附於上、焉舄附於烏是也、一部說一數、而收元天丕吏、形可从也、其義說明於上部帝字條下、

鄭則專主从義兼義則分疏於部首易从之名而特標之曰生。然从義寬生義狹其例有漏而難括者何以明之說从者此部彼部、可專說可兼說有他部之說从以佐之字可無漏說生則專主一部彼部不兼表此部所生則有漏字矣如一部者其外若一在上之不巠、从何而生一在下之亘本一在中之毌丗、出於地形貫物之外、从二之勻羊次式皆不收載从二形之冃舀出於鄭說之外則漏而不能括也鄭之不及許三也謂帝象形帝兼含不可收耶何丄部之亦收帝何毌象形而收入貫物耶

何爾萬合而成八二邪可謂不顧前後矣又古冊字作冊古再字作再鄭氏但以小篆隸書判為从二可謂鹵莽矣古人制文字但取文以志之旦至之一為之志耳後人讀旦至之一為上也可讀為天為地亦可毋毌之一讀為一也可貫也可因先儒未曾音切故闕其讀如丨文及步心之丿乀雖無訓義曾加音切如日如曰未曾有音並不以無麗之故而棄其音雖無音不必復其本此處無體例可說也統觀此條吾不與鄭氏辯孰虛孰實孰死孰生但論其體例孰是孰非孰合孰不合者如此孔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許君不離簡書與聖人合鄭氏舍簡書而飛行走動與聖人違

論子母曰六類爲母以[illegible]爲子子主形子主聲說文眼學見之則成類耳聽之則不成類廣韻耳學耳聽之則成類眼見之則不成類故說文主母而役子廣韻主子而率母說文形也禮也廣韻聲也樂也說文以母統子廣韻以子該母

六書中有諧聲不得全判爲眼學廣韻兼收訓詁不得全判爲耳學廣韻部中天日山川爲一紐之首不得云子率母說文全

部首即是形聲不得云母役子、古人名書曰文字曰韻何等明白添出子母名色、增以禮樂分屬、贅語無當、臣舊作彖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說文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卤類生栗生粟、有半類生胖生叛有業類生僕生䑑、據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為虛設栗當入木類粟當入米類、則卤為虛設、胖當

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丰為虛設、僕當入人類、蹼當入臣類、則業為虛設、蓋句也、卣也、丰也、業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許君分別部居、系聯諸字、無子母之例、棄相生之義、彼自成一體例、如录耑易能等部、全不系字、有何句卣等虛設之計乎、有何乎不能生之病乎、鄭氏自立名號、自分疆界、以此律許、而譏之、是猶據後世之品秩、而訾古者之尚書侍郎位卑也、據後世之疆域、而病古者之兖、青徐地太狹、荊揚地太廣也、不亦過乎、

論子母所自或曰作文之始其實一也何以成母何以成子曰顯成母隱成子近成母遠成子約成母滋成子同成母獨成子有成母不用成子得勢成母不得勢成子來與麥同物麥顯而來隱并與齒同物齒顯而并隱故麥為母而來為子齒為母而并為子龍與魚同物魚近而龍遠它與虫同物虫近而它遠故魚為母而龍為子虫為母而它為子隶與己同象己約而隶滋豆與登同象豆約而登滋故己為母而隶為子豆為母而登為子鳥與烏同體鳥同而烏獨易與[illegible]同體

舄同而舄獨故鳥為母而鳥為子舄為母而舄為子眉與目相比目用而眉不用疋與足相比足用而疋不用故目為母而眉為子足為母而疋為子乚與文敵體文得勢而乚不得勢爿與片敵體片得勢而爿不得勢故文為母而乚為子片為母而爿為子舉此六條可以觸類而長

鄭氏主此六例立為三百三十母核而論之母主形子主聲蓋取止聲、失倒也、麥字从來、彖字从巳、登字从豆、焉字从鳥、眉字从目、疋足同形、不可相提較論、而古豈字从开則奏與豈自有

其母求开不可刪也氣近而不成母黽獨而亦成母彭不用而亦成母天之為天亦近亦顯亦約亦同亦用亦得勢而不成母黹之為字亦隱亦遠亦滋亦獨亦不用不得勢而成母其說不審也

論省文曰凡省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甜之从舌者義也舌之所嗜者甘恬之从舌者非舌也謂之从甜省是之謂聲關於義營之从熒省者聲也以呂為主以熒為聲勞之从熒省者非聲也謂之从營省是之謂義關於聲伊从人从尹

謂伊尹能尹正天下、如蚒蝛之蚒从伊省亦謂之聲關於義、和謂調和之和、如銛利之利从刀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

此亦謂之義關於聲凡省文之類可以準此

凡省文之字、非為適理必不可不省、特為全書之若其筆畫繁重省之以成此字結搆耳雖省文當作全文觀之而形聲字多兼義與聲則又何必關聲關義之分別哉既論省文當知形聲之外亦有多字若車亦古文車之省文若覓亦覔之省文者耋亦老之省文鄭氏於此應指出示人乃隱而不說有省文則有

增文若窗則囪之增箕則其之增床則戶之增僕則業之增太从囪其戶業而成字不可說囪其戶業是諧聲也鄭氏於諧聲條中不能辨此也、

論篆隸曰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𠂤無𨸏於篆則左向右爲左右向左爲右獨向爲𠂤相向爲𨸏篆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爲王、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米中一不直爲朱篆巧而隸拙、故有冂無冂有丶無丶於篆則上冒爲冂不冒爲冂、上加丶爲主、加丿爲凢篆縱

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於篆體向左為刀向右為匕首向左為禾向右為禾然則篆之隸猶筌之於蹄

文字自上古以來漸趨簡便不特隸楷古文小篆即然日用自然之勢也優劣之分特以古文是聖智所制今文是後人所造爾非所論於通明巧緻也古文十（才）十（十）十（甲）不分止（之止）止（止）不分㱏（正）㱏（之）不分匕（匕）匕（作）不分杍（杍）杍（李）不分不可以僻晦言也古文寓从冂𡨴亦从八匕从卩頁（亦）从𦣻不可拙拘言也

且無冂無禾冂同僻晦判為四善四弊分属不審而匕非刀形

之反隸未嘗無丨王字未嘗不作王其說皆勉强、

〔論創意〕說秦漢以後所造之字與篆籀無涉、不復討論、

〔論變更〕說秦漢以來更改之字與篆籀無涉、不復討論、

〔論遷革〕曰、雅本烏鴉之鴉、借爲雅頌之雅、後有鴉矣、故雅遂爲雅頌之雅、後人不知雅本爲鴉、雇本九鳸之鳸、借爲雇賃之雇、復有鳸矣、故雇遂爲雇賃之雇、後人不知雇本爲鳸、頌本顔容之容、故从公从頁、借爲歌頌之頌、今人見頌、知歌頌之頌而已、安知頌本爲容、泉本貨錢之錢、故於篆象古刀文、

借為泉水之泉今人見泉知泉水之泉而已安知泉本為錢雅雇頌等人稍展閱小學書無不知其為雅鷹容之本字若泉字自鄭氏創為錢本字之說雖久學者未知也案古文泉字作㐆泉、而原肩从之為篆流形耶為篆錢刀形耶。

論便從謂文字便於從不便衡也

鄭氏謂亖必從而後能成水無以解於巛古文水字，益字，謂舟車衡器而從成舟車無以解於辶古文卌，鄭氏引此舟字說中貫謂目衡衆而從作目無以解於四眔罒䍃議論雖可聽說終不成。

論華梵

說中華及梵字梵音相比較與說文無涉閑討論

班孟堅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許叔重云俗儒鄙夫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徐鼎臣云李陽冰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三賢之說如是而鄭漁仲六書畧所說字多用其私說以所知為秘妙巧

說表辭使學者生疑以破先儒之祖述憬然蹈三賢所詆自後書制作之妙其於儒先所之為顛沛淪沒始受魅然自春秋傳禮記至韓非揚雄皆所為不識六書之義於許氏說文所為僅知二書多虛言死說其尊己卑人若此猶賴天下不為承奉等諸夏休承之駁禮篇歐陽秀之論律呂則亦可置而不論而由元及明蹐通志畧於杜君卿馬貴與之間尊為三通金華王魯齋贊美其書而程畏齋列六書畧入字學條內當時采之頒行學校為士子識字楷則不但令天下學者疑且奉其野言以為

中今而已之戴侗周伯琦宗鄭成書至於談六書者猶殷殷奉之不置所以盡惑後世誣囿六書不為不久顧芳雖不能洞徹小學表裏攻習說文頗涉涯涘若鄭氏浮淺之說尚能辯之遂成此討論三卷附於理董後編徐氏云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是顧芳之志也

理董後編卷六

宋王魯齋正始之音六書說

〔象形〕 日從口从一、陽數、月有盈虧、从日而闕之从二而反陰數避於陽而不得其正也

古文⊙☽如此月之☽猶日之○也乁猶丿之比也、不得定爲从一从二谷象其體、月非从日也陰陽之義是會意非象形也。

〔指事〕 直著其事、覩而可知也、人自為見臭臭為鼻兩戶相向

為門、兩手下為舉、土木示為社、矢耳為聅、刀耳為刵、王居門為

閏

指事會意、原難截然分別、今如此條所說與力田為男、人為

為偽太無分別矣、而與亦兼聲、門亦具形、揆之令人生疑、

（會意）合文以成其意、言欲其順、故口辛為言、止戈為武、力田

為男、女帚為婦、人言為信、人為為偽、吏於人為使、反於后為司、

后無司則有為、

辛訓愆過、許氏說為語言之聲、而此處說言欲其順、辛則言

不順也反后為司說形不說義后豈可反哉據本文而說意可也所从是他文說他文可也章他文之司說此文之后从無此例也堯舉舜舜舉禹皋陶即有為矣后豈専尚無為哉孔子言舜無為贊美之推稱非真一無作為也

諧聲 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諧其聲河江左从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鵠鴨右从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裹裳諧聲在上蕭箔諧聲在下圍圃諧聲在內嶶輿諧聲在外江河从工可諧聲者取其聲之同母字也及艸之類从艸木之類从

木、金之類以金土之類以土而附他字以諧聲者是、
諧聲不但取同母亦取同音涇渭是也亦取相近之音鷄鷄是也河之可相近、音也非同母也
（轉注）同意相受考老字是此說非也古之人又有解釋其意義謂之轉注者本一字、更有意義可轉用也有一轉為二聲用者有再轉為三聲用者、有至四聲而皆有義者、如長本長久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為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為長物之長、
行本行止字、行則有蹤跡故又為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為

周行之行，又子路行行之行，無義也，以聲相近而用之，假借也。齊，整齊也，專一人之意，齊如，故為齊戒之齊。齊則適等無過不及，有調適之意，故為酒齊、刀劍齊之齊。令，善也，又為使令之令。乾，卦名，陽也，故為乾熯之乾。數者，一二之名，有數則可數，故又為數性之數，有數則察矣，故又為踈數之數，又音促。凡此之類，皆聲轉而各有義，故曰轉注。　又有本其義特轉用之者，以女為人妻謂之妻，以女妻人謂之女，指所載之物統曰載，如此之類，本皆無其字，時人有是語，故原其用，轉聲而用也。此類字不

為假借者、本其意故也、

自鄭漁仲決六書藩籬、以訓詁之義說假借、王魯齋繼之、轉注一書、亦就訓詁而說、將鄭氏假借條中、分有義之假借、指為轉注、無義之假借、仍歸假借、一轉再轉、因借而借之別語也、總入解字例中、非說文所由成、非造字本義也、或曰、詩之六義、風雅頌與賦比興異例、四書說文二書解字例、猶六義也、有何不可、曰、解字如可攙入六書、初哉首基、指始事也、洪鼎爲湅、會大意也、鄭氏同音協音之字、諧其聲也、不必追原

篆籀只、據隸楷筆畫而捜抉畧可依傍之義將、六書盡入訓詁條內何為而不可世人目未識古文大小篆雖刺謬亦不知其說又易領會不似許氏說文之難檢而難讀豈不甚快、然而不可也先儒有祖述也軆例有定程也、一人之私見、衆不肯憑三古之典型書猶可考而天下後世學者之聰明、有時不為所錮也漢書藝文志云六書者造字之本此語為說文家之令甲、聖人復起、不易此言

假借 本無其字、原他字聲意而借用之亦有只借聲而用之

者先儒謂令長是非也如能本獸之軼材者賢能之能借用之豪本獸之威猛者豪傑之豪借用之碧是碧玉之碧玉之碧色者萇宏血化為碧故碧从石用為碧系之碧與此正同皆假借也震辟歷也動物亦物之所懼故為地震之震又為震來虩虩一云須髭也須無實用不可無故為須待之須又為須用之須此類并其聲意借用之也

如說與轉注不甚異特轉注音分平仄此則本音異意耳說須字勉强指歸未善與前條說數字云有數則齊同病

旃旗也指揮之用也故旃為指物之辭詩曰舍旃舍此也思屬土五行成於土五事成於思故思為語始卒之辭思樂泮水始語也不可度思卒語也此類亦當時有是語故為文者原其字意亦因其聲而用之也不然旃旗皆旗何獨取於旃思私同音何獨取於思

旃思二說不如漁仲之術

尊尊彝也又為尊卑之尊雅禽也又為風雅之雅象獸也又為象象之象此類只借其聲而用之也

以冰為掤詩抑釋冰忌

以麋為湄、詩居河之麋、以來為徠、先儒謂來本瑞麥、天所來、故用為往來之來、非也、周以前有來字、易以盃為合、以贏為纍、此類亦借聲而已、於字無義、又以定為頴、詩麟之定、當為蒙、害為曷、彭為旁、居為其、此類皆古人因其聲相近而借用之、於字亦無義、所謂六書之體、可考見者如此、豈盡是會意、字字可説哉。

尊可尊、寺封皆从寸、尊貴也、彝可常、鼎為盛、邑為鳴雅聲和。

彖能還、象可儀、未嘗引申無意也、冰來定當、古人時即是正字、真有此義、迨其後增出糊涂類業、故措詞之間、不得言、詩

人以冰来定當為掤徠額案也。既是兼義，不得言借也。篆籀古文書傳絶少，許氏說文增添秦漢字甚多，學者不能全考其孰是夏，孰是商，孰是籀前，孰是籀後，是以誤用字之假借，極難分別。致說恐謟說兼義為假借之弊。天來瑞麦定在上古詩人揚扢之辭，即今而借用古事耳。豈可拘言司代哉。害局語辭可以兼取，與前言何獨取於思之意相妨。六書之體，形體也。今舍形體而考訓詁，出六書之外矣。何必將會意較論。

書以越為始語詩以侯字維字為始語楚辭以蹇字羌字為始語易以若字如為字為止語之辭詩以只字且字為止語楚辭則些字又日居月諸叔善射忌聊樂我員皆當時之語為文者借字聲而用之

而毛頰冬官作其鱗之而訓如者孟子望道而未之見左傳若而人又訓為汝而翁又為止語殆而 敦字五音五義詩有敦瓜苦團聚也與弴同者音雕左傳珠槃玉敦音對器也太歲在酉曰困敦音頓又敦厚音都昆切 思念也又為于思之思今

作鬆　洚字四音一義音洪音缸音関音絳皆水不遵道也

甗字三音一義音言又上聲去聲皆甑名　穀書方穀訓祿詩穀則異室訓生穀旦訓善　葷薰同一音一為香艸一為臭

古文以赤為尺桼為七皆是假借用字　古易瓶羊觸藩羸其角系羸不能進羸其瓶之義亦然系羸其瓶故致傾覆不能上水今之說者未見古本又如以壺合彭為匋繻為濡[illegible]皆傳錄之誤繻有衣袖當作濡

而字以下因假借而雜說諸字洚甗多音先儒師傳各讀鄉

音、有異小學書載之存、舊音也、穀寫引申有意非是假借、薰葷一字也、古有薰無葷昔儒師傳祖述各自名家、詩分毛韓、書分歐陽夏侯漢帝通取之各立博士、不必其盡出於一也、必欲盡出於一、後儒之見也、其識已出漢帝下、嬴之必以古本纍綴之當作濡、亦是欲其出於一之見此儒者古今之異也、

雲麓漫鈔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演而申之至於不可窮詰凡天地之運行四時之代謝日月星辰之進退九州萬物之

繫影響不能逃其數可以窮變化而行鬼神功用抑大矣世人皆云蒼頡所造而曾不究其旨方伏羲畫卦時俯則觀於天而畫一俯則觀地而畫二中則觀人而畫三觀四方而得四觀天地之氣交午而得乂以至六七八九十亦莫不然始於三畫分爲卦九六藏其中則此十字非伏羲畫卦時爲之不可蒼頡但能因此而字之如人之字育爲之滋長變出他文學者當細考之不可以常字觀近王荊公留心字學皆爲之解釋至此十字却無贊辭要之如日月星辰十干十二支金木水火土首目口

耳手足山石蟲鳥等字非聖人不可作蒼頡體其意以從邊旁而字之耳

此段為天一地二易數宏衍其論不能逃其數者易數也非一字二字成文之功用也上古荒遠事跡難稽舊傳蒼頡制字則以為始於蒼頡而已安可追論蒼頡非是聖人不能畫文但述前字六書之象形指事儘多說無偏旁之字若謂蒼頡但以偏旁而字之則象形指事二書蒼頡尚不能造可謂妄說古賢矣伏羲仰觀俯察正論也然非是不觀地不能畫

云不觀人不能畫三云亦不須觀及四方始得四字觀氣交午始得爻字知者得意而忘言不知者以文害辭以辭害志神奇其說死於句下有如此矣至於六七八九十難於這許義混辭塞責此等論議定非至當不易徒為對策家言塗片刻之耳目耳學者倘細考此等必至終身面墻上古結繩之為用也一數一結二數二結改用簡牘則一為一畫二為二畫三四為三三畫是為算數與乾坤三才無干與觀察四方無預爻十乃算籌之記無可挨揚尤六乃奇偶之記非是說文

造字則一例造之耳、其既成也亦無優劣、說常字分優劣者、
皆龜毛兎角之見、王荊公字說雖未覽、就流傳之片語度之、
大抵字字說義、會意者多、象形指事之字、以其易明不復致
說、豈止此十字不下贊辭哉、若依此條所下贊辭、一二三四
字、不說文所由成、猶不贊也、議論浮淺如此、不知魯齋先生
采此何為、
正始之音序曰、象形者寫其跡也、指事者推其義也、會意者、合
其形而兼乎義者也、諧聲者、合其聲以附乎形也、轉注者形之

變也、假借者聲之變也、學者精辯乎此、則古今文字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

此書指事條中之挂字閏字、亦合其形而兼乎義、會意條中之口辛為言、吏於人為使、亦推其義、則二書無分別也、形變聲變皆是音釋、則二書無著也、但得象形會意諧聲三書而已、且長久長幼長物亦聲之變、而入轉注、行止德行周行字形不變而入轉注、與說不符、

許叔重止得象形諧聲二義、而其餘復畧、且病於子母之混淆

此襲鄭漁仲之言也不細討論其書惟憑他人之說是以耳為目也許二義其四或畧猶可以畧言也而魯齋止有三書其餘并無

鄭夾漈六書畧討覈精審六義粲然一埽千古之陋而於假借一門始音之義亦備

六書畧之象形首條收及非象形字其在他條俱成混雜不精不審隨在可指自立體例冗舛矛盾不整不正隨處可駁六義因之而晦則有之矣任意創造武字乙字叛千古儒先

之制而其説曰𠔃云道家謂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云
則歸於土道則離人故能變化而上耳吾儒所奉者聖賢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云道不遠人逆行
離人之道大壞名教

方家之通雅引說文概論

梁庾元威云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同時鄭氏即駁之、何待少溫漁仲辛泉合溪子才敬甫輩乎、孫徐尊許尤多回穴姑概論之以俟明者

賈氏但傳訓詁、未有說文字由成之書、憑何本知其穿鑿、許氏廣記諸儒之說故名題曰記非止遵賈氏一人也、鄭康成所駁乃是五經通義於說文未有論議何據而言駁耶、顏之推云說文解字樹以六文貫以部分檃括有條例剖析窮根

原鄭康成注書往往引以為證開章數言即成鹵莽、有草無皁有玅無妙有顛無顛無蹤而通作獵猶有說也、攷於說文凝字袖字豉字肩字等猶指為俗字則皁妙等字、彼時尚無如周宣王之前定無籀文何必有說、有劉鐂而劉無無妥而綏从妥無晉而薔有晉戳無蹤而車部有轍無跬而趌下讀若跬無鷄而有萬無希而禾部有稀俛浼勉冕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由聲而無由即非紕繆豈無傳訛劉妥跬希冕由六文未列正文畧之失也並非紕繆戳从晉省、

蹤鷄與前阜妙同例

其他通用異筆、輒乃複載而複訓之鼔鼓鬲䰙不應為二鞠𩍐

匑趜竆、别為五、企全跂歧别為别四踳又有趥遒䳝又有𦫸徐

朩覛復有𥄎踐有衜㑺浧涅㥨从雨盱重出孌孿謞孎𡡏嫣無

湅嫯嬈何分於姚𡜗保互引古文

說文一書意主廣收字文古字之顏以傳者僅存此書觀甘

我殺字部首附列多文意可知矣而猶得以異筆疑訝之乎

鞠匑𦤎、各有其解、何重於趜跋歧義别於企朮可因後來之

通用、而譏許氏嫺孌通用、孌即戀慕、義異重列、豈可言譌將廣收異義二意攷之、複載複訓之識可解也、其外義同而重出之字、是為失檢未刪、然非是病、論語孟子、重語重文、亦多、豈以此斷書之得失耶、唯發鳩無涑水而有漳水、此為失考、或者漳之別名涑耶、

其解字立義、更多牽強、麥為金生火死、从來有穗、从夊、逐為遯走、頫从逃省、曰為合爪、止為取象於艸、勞為熒火燒門、舟竟兩岸為亙、變形登天為眞、

金生火死、述先儒舊言、止亦出字應訓从艸其餘皆是平允唯曉門登天之語、似主語病許氏自云聞諸故老故老有是說聊記之以備一說耳、此如洪範五行傳求必語語合洪範之意然不可因一二端、而輕其全體也、

至孫徐之妄析造字音、尤不知所據矣、自古傳疑鈔或錯簡必為曲說、何益、說文本多雜今所加雲勝所注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固當因他書搜集之、備參可也、守殘何為、

孫愐未曾妄析、徐鉉不自造音方氏亦不知所據漫為是言、

呂忱所加賴有經典釋文可證楚金所槃尚有藏書昆山毛氏說文本大畧完善非守殘也

說文引逸周書有昀匠士分民之禰周書維緇有稽緇旄絲也戔戔巧言自是遺文可無論矣

維貌有稽非是遺文用緇代貌師傳不同旄絲之訓與書文別義此與訓愉為薄而引私覿之愉愉同例

引易嗟乾食乘馬驙如引傳癹夷蘊崇之以備陳三家孟子滰淅詩既禡既禱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詫此或古文

師傳之太各別非古文。

也如因乞龍作忼國再三瀆作黷其牛掣作觢豐其屋作寷盱豫作馰五品不遜作愻藻火粉米作璪黺絑剛塞作寋鉼簪作寁。諼艸作藼孜于三足作跂立卓作立槕敵王所愾作鎎費誓作粊諒闇作稤齋叢脞作臘（鉉本作𦟝）會弁作䯤弁我興受其敗作退。襟而不越作越既微且尰作瘇曾點作黵言偃作扵有能俾乂作辥我之弗辟作𨐨菲飲食作蕜秣馬作餘當伯作攸彌戌五服作𠬝褻裘長作結衣長（又作暬媟）毀宗躐行作躐惟家之索作索

壹戎衣作殪戎衣，彝倫攸斁作殬，服牛乘馬作犕，瑟彼玉瓚作璱，振振鷺作䟴，衣裳楚楚作齼齼，信誓旦旦作怛怛，冕旒作瑬，含玉作琀，率循作達，將率作衛，枯骨作骷，尼涼作怩，潰爛作殨，大夫先曰卒作猝，黧黑作麗，神主作宔，碁作棋，石作祏，然作嘫之類，不可勝數，皆因有一義，即專一字以别之，

諸儒各師别有一字，即記其所本經書以證之，非因有一義而别造此字，

又

如引睿吠澮歫川，又引作濬，引靜女其袾，又引作其祋（又有姝字）

訓好。秩秩引作戜戜，𪊧𪊧天引祆作祅作祆。几几引作掔堅已之。
彪羽獵韋綌引作褻鳥獸鞻毛作褻毛。江有汜，又引作涯蘄蘄
菰三字通言江夏亭名。
即此可見記諸儒各異之說
訓愉為薄而引私覿之愉愉。訓怗為屏，必誤重上文之樹塞。朱子曾以此問程大昌。
夕惕若夤，乃合艮之列夤
愉字說已見上。怗訓屏，是鈔傳之譌，不關誤訓樹塞也。夕惕之夤，从夕自有意義，列夤之夤，後作䏰，不相蒙也。

詺志峯免諸敘，注有之，而無其文，可謂之不漏乎、

漏畧之失，不能全無，攻習久者，自能補用，非大疵也、

考重叔時，石經已定，何獨異如此，大抵漢以後，名多事起，稱謂易淆，故稍别之，或轉其音，晉唐所加，附錄牴牾、

石經雖定，各守師傳，不相畫一，如三國時，虞仲翔王敬侯等，經本不同，且重叔記未央說文字諸儒之語，又廣搜故老之說，何闕於石經之定不定乎、顏師古云，六藝殘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

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纇曲
從後說苟會局塗後人即師古之說而通之則於說文中所
引經傳殊文皆可平心勿怪亦不必鉤抉其故謂名多事起
之易滋晉唐之增附也通觀古今之大勢自唐以前諸途寬
假求尚周密五代以後漸趨狹隘棄緩用亟棄略用詳無論
世路人情好為刻覈即藝林談經味道之人其在賢智亦會
局塗專摘前賢瑕纇以為精明而其著書立說務貪廣博兼
攬羣執侈胸羅之富失專門之學故每論一端未必於此中

之精粗表裏、窮探極索、入室升堂、稍望廊廡、頗生評議、厭舊喜新、別啟壇坫、而古賢語言質略、非久於攻習、特難會心、誰能有恒、不計歲月、後儒張皇其辭、其旨易曉、加以耳學者多、沈潛者少、既足以惑人之聽、於以樹博學之幟、要名於世、嗚呼、寬窄之界、即分古今、存心厚薄、先見驗於儒者、其他可知、可發一歎也、

日知錄論說文數則

臨江栁人吳穎芳討論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云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榘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

意然歟否歟一也

注云揚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黃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文自注云邑形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其餘尚有鄭司農說秘書說班固說後說等〇許君所記皆言一一畫得古人當時造字之意固不可信博采通人之說見之許君自言原非古人自制

字自說文之比比之諸儒傳箋注解之優劣可矣

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從二也

注云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洍下引詩江有洍逑下引書旁逑孱功僝下引書旁救僝功𢀜下引詩赤舄己己掔下引詩赤舄掔掔鄭乎常駮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正定經文意主一是訓詁

爾雅意主廣收，旨各有所為，例各有所由，不可以此槩彼也。案毛詩眉壽，儀禮作麋壽；尚書俊德，大學作峻德；詩云假樂，中庸作嘉樂；詩云翯翯，孟子作鶴鶴；春秋三傳所列經文，字多各異，後之讀者將何從耶？許君自題曰記，記別本以廣異文，識異文以博衆詁，正其長處，得以正定經文之例病之，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鍇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

注云始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鎦字當之無由字以𢆉字當之無免字以絻字當之。○此徐鼎臣等不善讀說文之病不可以訾許君。許君自言畧言原未盡收古文俗字。謂此書闕必古所無者不會許君意者也。劉瀏从劉文說曰劉聲𢆉字說云古文言由枿。油柚岫𤞑从由文說曰由聲。𢆉字說云。生子免身也。絻勉娩鞔等从免文。說曰免聲。不列正文者略也。謂說文無劉字由字免字不善讀說文者也。注中絻字當作娩。今舉其一二評之。始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

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㚤此何理也

凡國名人名類多假借宋與薛假借也何礙於理楚為荊楚魏為大名秦例也莒為芋莒蔡為艸蔡杞為杞柳亦難致解虞為夏虞商為夷傷魯為魯鈍畢為畢盡此何理也

費誓之費改為粊訓為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為坺訓為臿土威為姑也為女陰殹為擊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

粊坺等非許君所造字非許君所定詩書本因衆儒所傳而記之不得言改史記百粵同越粵訓為於粊同例詩秬鬯一

攸同卣攸訓行水坎同例戚姑嚴君同例白公長慶集中嚴姑即戚姑也張揖廣雅云姑謂之戚戚故也、也同光逝亡女子之祥，女陰衆也婚字說云婦人陰也若依亭林先生意中所解女陰將何以解婚字所說而弛字說云从弓从也將何以解弛之从女陰耶殹从殳訓以擊中聲常解不逕囿守故盧與躬居岩穴之窮同例日無色别同祥音不可泥徐氏說同溥而疑許君皆有理例未可致駁且音學五書中之詩本音所載小雅小宛詩句題彼脊令題為首顏亦難理解奈何

輙評棐坂之非理耶

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

後漢重緯學所引孔子之言皆緯書也鄭康成何休皆引緯

許君同例

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

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

訓有得傳本指訓郭得廣舊聞本指於本字本指但曰从某

从某聲足矣毛公詩傳載及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事而雅粗

言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不爲

失本指而勦說

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皋褱爲解衣耕弟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耕失時吏爲東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治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情理乎、

居說古者居（同踞）謂古時蹲踞、未知坐法古是徐說之誤、卜中可用、卯牛之說、童妾皆从辛、古者髡首謂之童、褱从衣、解衣

助耕襄其事、厚衣之以薪之時、持弓以弔非怪事。入疆地荒、理宜發辱重農耕也叟臾文轉聲轉其訓則同考工記夾臾字訓反張勢亦外曳意後人但知須臾額臾等訓反疑束縛捽抴之異訓則蔽矣罰宰冥等但指一義而說雖不可執是一定不移之義略記諸儒所言録其一解勞字說火燒冂說熒不說勞今云火燒門改其說矣刑字說从刀从井今云守井改其義矣。

武曌師之而制字荊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

武后劉巖自師蒼頡與甄豐朱育一例何預許君且新莽師孝經而作戒師尚書而作誥策不得謂濫觴於六經荊公字說推廣繫傳所言其書若存要亦繫傳相上下出於元明說文字書之上未可蔑視

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

參字下當連正文讀作參商星也四字句政如鶴鳴九皋聲

聞于天、不可截去鶴字讀句、離黃倉庚也、不可截去離字讀句、偶因誤讀、誤遂起此駁、杜陵本有亳亭、非指殷都、亦非昧於地志、

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畧、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

說文重在說文字、解字已畧、援證則更略、詳謂引援闕畧、乎允之論也、此如爾雅訓詁不如玉篇唐韻之廣、然爾雅不以闕畧為病、樂浪事多者、樂浪有儒者、善說字、多記樂浪事、因

亦記之然但是采摭簡略並非失當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歟

注云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說文書外尚有鐘鼎古文李斯所書碑文有與說文別異者見之徐氏序列則與許氏有異不妨並存許君所

謂畧而言也、如亭林所評諸條是指摘許氏之非者也、今已

一一分辯於後當棄當遵高明者鑒之

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自注云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天為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

注云、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鐂今案漢書卯金刀之讖

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而並作劉無鎦字。案劉字本从金从刀丣聲丣金刀者拆字讖記之說失文字六書本指許君若列劉字說从丣則違朝廷从卯說詭其說而从丣又無義理。又劉之訓為殺均當忌諱是以不列於正文而於瀏劉字則著之於杙字說劉劉杙又著之別取鎦字當之。示其从丣不从卯之正此許君微意也安得云說文無劉字。
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武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

試字

注云徐鉉校定說文前列試字云是俗字。說文部中多俗字如凝踞鼓袖等在漢已有俗字何論於魏漢魏時稱為俗字不得云古未嘗無此條是駁徐氏然亦未審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鍇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注云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已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翺以孫愐唐韻所

加〇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徐鍇所撰不具載許君說解晁氏讀書志云巽岩李氏展其書為十二卷名曰五音韻譜後人即李氏之次弟脩載許君原文仍為十四篇删李氏序用徐鉉本之敘文序列牒文不改李氏題名此今時之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本也並非徐鉉所定徐鉉本之翻切有一二與韻譜異者蓋韻譜定自徐鍇朱翺之所音切六書本義所言未足深信然則四聲列部之本既非徐鉉之舊亦非全用孫愐唐韻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所加又云

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灑下亦鉉等加也

注云睟字下云說文直作卒趙宧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蔑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於前人耳○始一終亥徐鉉之本正文後別丨新附文說與原本不混睟字灑字下說皆新附者亭林蓋未見徐鉉本故作此說再考正文後說亦有非許君說者前人以小字注之尚有形迹可索亦有系連正說乃書者鈔寫不審之誤然非一槩是鉉等所加若鉉等所加便有臣鉉等云云於

前人不混若無臣鉉等冠其前之說係是舊本所有

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女主生育抱胎為女初事台胎也台胎爾雅訓始有義可說

徐氏豈有不知易經文句此但襲辭以就己意已說先儒亦恒有之且是徐鍇說亦非徐鉉

理董後編卷六　終

吳西林先生小傳

王昶春融堂集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寧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谷父歧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為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為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

為不可究詰案典籍證衆器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説謂今本説文取一字為篆書而細書為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鸝黄為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為黄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閒有未備每於説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又成説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説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

諸物曰祝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鐘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倒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鶚交甚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為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尚平易詩餘尚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貲雄鄉里及先生窶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滕麥隴間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

通政使雷公鋐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即吹豳録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飲西城慧安寺僧超壓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為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

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
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為丸名曰綠髓療創脫立愈惜其方
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再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
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寧邦岭卒於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
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即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
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為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

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求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儲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役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殁適項君具事狀來敍撫之為傳如此

復堂日記 譚獻

弱歲時施君庭午贈予吳西林臨江鄉人詩一册為蔣露卿攜去今日陳星村忽貽此本蟲蝕叢殘手為之讀竟如遇故人西林詩溫潤縝密比德于玉研精小學著說文理董未竟也藏書最富瓶花仙館圖籍散如雲煙矣 卷一

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王氏宅心和厚舉體寬博可為讀書著書法以玉篇校勘為予有志未竟之業許書有段桂嚴王可謂四大家予猶欲以吳西林理董之例綴理其微言大義以

為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塗徑 卷二

校吳西林先生說文理董前編四卷後編六卷先生尚志著書朱霞白鶴讀蒯泉撰傳如見古高士童幼學詩私淑臨江鄉人非一日矣吹豳餘樂經繼業不表于世理董遺編若存若亡垂莫得見此殘稾十卷乃知儒師卓爾獨照闢先後來江戴王段諸大師其書滿家而引耑開山約畧具此矣舊草師儒表前不及西林後未及融齋蘭甫誠非定論也 卷七

仁和吳西林先生穎心小學精究相宗生平著述等身詳見王
德甫所爲傳顧禮堂寫定多未刊布諸家傳述遺箸卷目言人
人殊小學類載說文理董三十卷杭州府志據王傳作四十卷
復堂日記謂殘稿前編四卷後編六卷丁福保說文目錄存目
載說文理董二十四卷後編六卷馬叙倫清人所著說文書目
亦未定箸卷數惟據諸家之說杭州古懽堂書肆曾收得蕭山
謝氏書中有此稿不知流落何許噫以王氏所儕功在先儒教
施後學譚氏所儕師儒卓尔獨然闡光者竟無人網羅放佚刊

行人間亦可啼矣盍山圖書館有理董後編鈔本六卷蓋諸氏
所云原稿外之稿本中社同人以世之治許學者多未之見亟
取而影諸石是編糾彈摩書力尊許詮駁斥鄭漁仲尤不遺餘
力雖未獲前編足本發呈全豹即就是編推繹條悟已可與王
傳儞述前編之詮例相稽如謂꽉禾也三字作句即王傳所謂
許氏原文上下相連也轉注之說既取楚金又云轉注義有五
即王傳所謂轉注一義尤闡其與也寫本頗有脫誤卷二駁鄭
說即脫轉注一則無從斠補姑仍之己巳上巳鎮江柳詒徵識